

跨

作家的

的

处

女作

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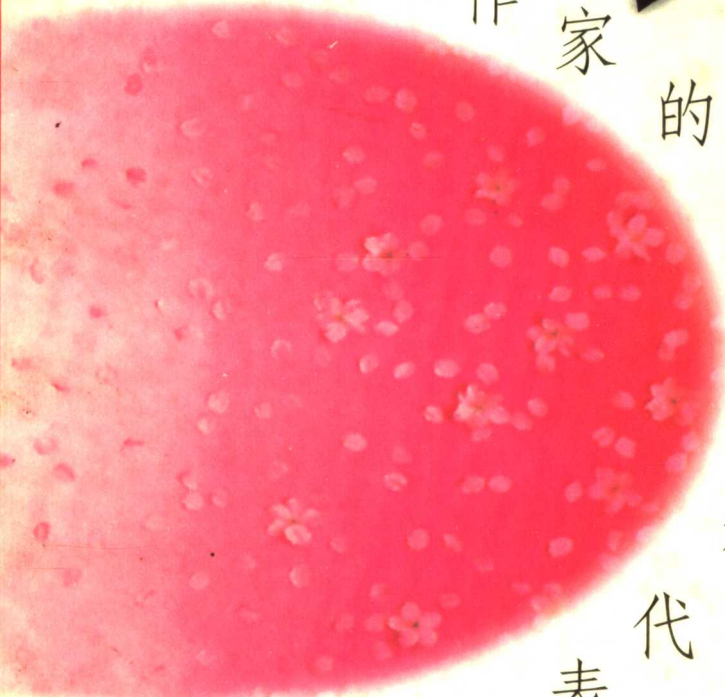
代

作表

度

上卷

铁臂·会飞的
 镰刀·对面自
 言自语·张敏
 ·一海猪·二三
 伴·伴你到黎
 明·青春元霄
 王·空·谁是
 未来的中队长
 姊妹们·最早
 的·与最新的
 池莉·那猫
 你是一朵对
 虚幻的台阶和
 穿越的失落
 万万·一大



蓬生·上一组
 父在父亲心中
 倾诉是心灵的
 舞蹈·迟子
 建·那·五失
 的……·秧歌
 谁饮天河之水
 陈染·瞧·别
 那么畏气·沙
 满街的下语
 道路与绳索
 毕淑敏·昆仑
 殇·女人之约
 文学的数学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跨

王安忆

陈东

舒

池莉

张欣

毛慧

红冰

毕淑敏

度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作家的处女作和代表作

|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|
| 黄宾堂 主编 | 跨 度 | 开本 | 850×1168 1/32 | |
| 责任编辑 张维 张晓岚 | | 字数 | 800 千 插页 16 | |
| 装帧设计 李鸿飞 | | 印张 | 37.25 | |
|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| | 广州番禺市印刷厂印装 | | |
|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 | | 番禺市工农大街 45 号) | | |
|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| |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| | |

ISBN7-222-02105-1 / I · 572

印数 10000

定价(上下册)50.00 元

写在前面

我们想要表达的是，给作家们“立体存照”的愿望。

当然方式很多，比如可以采取列表打钩的办法，性格、爱好、习惯、血型、吉祥数、最喜欢的格言等等。本书采用的方式，是存录作家们的文字，用的材料是：一篇处女作，一篇代表作，一篇创作谈及两张有时间跨度的照片。

这当然也只是虚线勾描的“立体”。

处女作，被刘恒先生戏称为“开裆裤”之作，虽然可能是稚嫩的，但却保留着作家初始时期的心灵密码，就像一个刚出门的孩子，面对文学的大千世界，那种探头探脑的神态，我们能感受到那份率真的纯；“代表作”的界定虽然比较复杂，但至少可认定为作家某个时期的标志性文本。本书所选的“代表作”，大部分都是作家们亲自选定的，所以也是作家自己的偏爱之作；而作家的创作谈，往往是作家直接袒露内心的一种自白，这正好与他们的小说相得益彰，因为小说是最忌直白的。

从处女作到代表作，是一个过程，是留下无数“台阶”的过

程,它内在地形成一种跨度,这为我们探寻作家走向成熟的心路提供了一种距离和空间。于是我们想,这份“立体存照”是不是也能为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提供某些参照呢?!

本书选择了八位女作家和八位男作家的作品,他们也仅是当今中国文坛最具活力和创作实力的作家群中的一部分,今后如有可能,类似的题目还可以做下去。

这里有两点说明:

1. 所选的处女作只限于小说;
2. 目录的排列顺序,以作家的小说处女作写作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。

本书从策划到组稿,得到作家们的大力相助,使洋洋八十余万的文字在一个月时间稿齐发排;而书的如期出版,又得益于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同仁特别是张维小姐卓有成效的工作,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1996年12月6日

于北京

目 录

黄宾堂·写在前面

铁 凝

处女作·会飞的镰刀·1

代表作·对 面·12

创作谈·自言自语·53

张 欣

处女作·“差错”三评·57

代表作·伴你到黎明·64

创作谈·青春无悔·132

王安忆

处女作·谁是未来的中队长·135

- 145 · 代表作 · 姊妹们
184 · 创作谈 · 最远的和最近的

池 莉

- 187 · 处女作 · 那 猫
195 · 代表作 · 你是一条河
272 · 创作谈 · 虚幻的台阶和穿越的失落

方 方

- 285 · 处女作 · “大篷车”上
299 · 代表作 · 祖父在父亲心中
338 · 创作谈 · 倾诉是心灵的舞蹈

迟子建

处女作·那丢失的……·341

代表作·秧歌·350

创作谈·谁饮天河之水·398

陈 染

处女作·嘿,别那么丧气·403

代表作·沙满街的卜语·425

创作谈·道路与绳索·469

毕淑敏

处女作·昆仑殇·473

代表作·女人之约·550

创作谈·文学的数学·578

铁凝

会飞的镰刀

东方刚发白，靠村西头一个小院里就传出了歌声。

一会儿，吱呀，小院门开了。先露出六把精光闪亮的镰刀，接着，唱着歌出来的是六个姑娘。六个姑娘是从城里来学农的中学生，分在十五小队，住的是军属朱大娘家。现在她们是割稻子去。

六个姑娘并排走，六把镰刀齐刷刷地甩，一

2·铁凝·处女作

起一落，像是六个银月牙跟着她们跑。

走在中间的是共青团员明雁，她是班长。她旁边那个爱说又爱笑的叫王凤。另外四名按姓氏笔划排列是：刘慧、冯霞、李晓和严玲。说来凑巧，六个姑娘都是两个字的名字，加起来，共是二六一十二个字。

唱着唱着歌声停了，先说话的总是王凤。她说：“哎，你们说怪不怪，昨天晚上我也是半夜起来磨镰，咱们的镰刀又不见了。早晨起来一看，镰刀又是整整齐齐排在窗根下。连着三天啦，准是有鬼啦！”

“鬼？无名英雄！”长辫子的刘慧说。

“咱们非找出他来不可！”冯霞说。

“找出来再跟他‘算帐！’”李晓说。

不爱多插嘴的严玲也跟着议论起来了：“我看这人准是等咱们睡着以后干的。”

“那还用问！”王凤打断严玲的话说：“平时镰刀都在咱们手里，准还能从咱手里变走又给变回来？”

只有明雁没有参加议论，心里可一个劲儿地捉摸：是啊，连着三天了，这个磨刀人是谁呢？朱大娘的小院里除了我们六个人，就大娘自己和她九岁的孙子小强呀。

王凤瞅着明雁不说话，心里好象猜出了八九成，她机灵地朝伙伴们使了个眼色说：

“我们早知道是谁啦！冲她那个沉着劲儿，也得露馅儿。”

“谁？”明雁也机灵起来。

“谁？是谁谁心里清楚……”

哈……五个姑娘一齐朝着明雁笑了起来。

明雁知道这个无名英雄的头衔无疑是落在自己头上了，脸急的一直红到了耳朵根儿，手里的镰刀也和别人甩的不一样了。

“这……没有的事儿……”她结巴起来。

伙伴们笑的调门儿更高了。

她们到南章村学农，正赶上大秋割稻子。六人住一屋，规定每天早晨下地前，由一个人先起来磨镰，六个人轮流。这样既照顾了大伙休息，又都学会了磨镰的手艺。

谁知连着三天了，都还没摸着磨一次。情况是这样：轮到谁，谁都是四更时分起来，到院子窗根底下找镰，可就看不见那镰刀的影儿。回到屋里想叫醒大伙问个究竟，看看五个伙伴睡的很香甜，又不忍叫，只好先躺下睡觉。可是等五更时分起床下地时，镰刀又整整齐齐排在窗根底下了，像根本没人动过一样。拿起来一试，飞快。这不是怪事吗？

今天，他们显然是往明雁身上打主意了。那就先假定是明雁吧！可是明雁……明雁也在纳闷呀。

她们各自想着下次的对策，来到了田头。

今年雨大，水库放水多，稻子长得格外密实。谁知快过秋时刮了一场风，有的稻子被风刮的扑倒了。六个姑娘专挑难割的垄，低头噌噌地割了起来。也不知是镰刀磨的格外快，还是她们想报答无名英雄的心情急，今天都割的格外起劲。

割着割着，明雁忽然觉得耳朵怪痒痒，像有个小虫爬，忙用手轻轻一打，没打着虫子，打在一根稻草棍上。一歪头，嗨，从稻垄里钻出小强和他的同学福儿。

小强前天刚过九岁生日。九岁就九岁吧，再过一年不就十岁了吗？可小强总嫌长的慢。昨天王凤问他：“强儿，几岁啦？”小强鼓足了劲儿，大模大样地说：“九岁零一天！”

他寻思着九岁零一天听起来就比整九岁大，零两天就更大了。

他爸爸妈妈都在部队上工作，他在老家跟着奶奶。别看人

小，心可大哩！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在城里跟爹妈，偏到村里跟奶奶时，小强便说：“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呀！”现在城里的大哥哥大姐姐到他们村来学农，在他看来自然也是大事。他知道是毛主席叫他们来的！

那天小强一见队长用粉笔在他家门扇上写了个“女6”，凭经验，他就知道家里很快就要来六个背背包的大姐姐，赶忙跑进门把他发现的情况告诉奶奶。谁知奶奶也高兴地悄悄对他说：“上午队长已经来过啦。”还说这些学生不光帮助咱队搞生产，主要是锻炼思想来了！

经奶奶这么一说，小强觉着事儿就更重大了。你看这一老一小赶紧潦水扫地，投撮布擦桌子；归治归治院里的柴禾，又给暖壶早早舀满开水。奶奶给西屋换上新炕席，小强用自己攒起来的钢崩子，跑到供销社买了两张雪白的粉连纸，把窗户糊的雪亮，他扒着柜顶还找了半张大红纸，写上“广阔天地炼红心”七个大字，端端正正贴在炕墙上。不到半天功夫，直把个小院打整的里里外外哪都是喜气。

小强拉着奶奶的手说：

“奶奶，咱家住八路军那会儿是这样呗？”

奶奶看了看四下咯咯儿笑着说：

“就是那种心气儿！八路军来开辟工作那功夫，还不敢贴红挂绿哩。”

现在，大姐姐们才来了几天，小强就像她们的亲弟弟一样啦！一会儿拉着王凤教他唱歌，一会儿又扯着明雁给他讲革命故事。大姐姐扫院子，他就过去抢扫帚，大姐姐们去挑水，他总是跑在前头摆筐摇辘轳。你看他现在，穿着两只总是往上翘的鞋，一条蓝布短裤，奶奶新给他扎的白汗褂不穿，在脑袋上顶着，光个膀子背个筐，筐里装着稻穗儿。眯着两只眼睛正从褂子底下冲着

明雁笑哩。

福儿比小强大两个月，个儿比小强矮，点子比小强多。福儿家的东屋和小强家的西屋是背靠背，他俩也像这两座房子一样形影不离。谁要是在街上看到小强的影儿，后面跟过来的准是福儿的影儿。两条影在街上，不是一前一后，就是一左一右。步子一乱，好像谁马上就要踩着谁一样。小强上房掏家雀儿，福儿在下面扶梯子；福儿要是上树套知了，准是蹬着小强的肩膀上。要是赶上放假给队里干活儿，他俩准是并着膀儿干。现在是放大秋假，他们正给队里拾稻穗呢。昨天福儿告诉王凤，他已经给队里交了十筐，不！都二十筐啦。王凤问他为什么一下子从十筐增到二十筐？小强说他俩合起来是一个人四只手啊！

现在他和小强一人拿着一根稻草棍挠明雁的耳朵哩！挠的明雁怪痒痒。

“我当是个蠓虫，原来是你们俩。”明雁说。“哎，你的手怎么啦？”她发现小强的大拇指上缠着一块细白布，布上还渗着血。

“酸枣刺儿扎的！”

“不是，大折腰马蜂蜇的。”福儿在后面更正了小强的说法。

明雁正想问为什么这儿的马蜂那么厉害，没留神，他俩早一溜烟没影了。

小强和福儿这么一跑，明雁心里一动。

她想：哪个半大小子少得了爬高上树，玩铁丝、削木头，怎么一个枣树刺儿，不，一个马蜂蜇一下还值得用纱布包上？再说，再厉害的马蜂也不会蜇出血来呀。细心的明雁不由在心里划了个问号。

傍黑收工后，六个姑娘回到朱大娘家。六个姑娘一回来，六把镰刀就又齐刷刷地排在西屋窗根儿底下了。

大娘早就做好了晚饭：白面烙饼咸鸡蛋，山药粥。小强盛满

粥，一碗一碗地给大伙端。大伙吃得可香啦。吃完饭后，王凤她们回西屋，洗脸的洗脸，写日记的写日记。明雁在屋里洗了把脸，就走了出来。她是叫老师一块儿找队长联系明天派活儿的事儿的。谁知刚走到东窗根下，就听到小强和大娘在屋里像是拌嘴。只听大娘问：

“夜个晚上你又起来干么勾当去了？”

“尿泡来着。”

“那么老半天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这猴精，又赚唬奶奶，深更半夜又去登梯爬高掏鸟窝去了吧？”

小强没言声。

大娘又说：

“你妈把你送回老家，就是让我看着你是怎么进步的。”

“奶奶，我知道。”

“那你做好事就算做够啦？”

这时，只听小强和大娘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。明雁没听清。

明雁领活儿回来，已经是半夜了。这是她们来学农的第四个晚上。月亮不知什么时候悄悄爬上了树梢儿，比她们刚来那天又多圆了一大块，也亮多了。月亮把院子里的树啊，花呀的影子投在地上、墙上和西屋的窗户上。六把镰刀的影儿也弯曲着紧贴墙根，像使唤它们的主人一样——休息了。

东屋的大娘和西屋的姑娘都睡了。

明雁摸黑进了屋，怕吵醒大伙，没脱衣服就躺了下来。她一时睡不着，大睁着眼睛想着心事。想着学农这些天来和贫下中农的差距。这时，猛然看见小强贴在炕墙上的标语：“广阔天地炼红心”。这虽是一个孩子对她们的鼓励，也是广大贫下中农对她们的

的鞭策啊。她想着明天的活儿。活儿没变，可是记录得变呀！一想到活儿，镰刀的事自然又钻进了脑子。镰刀，镰刀！这分明像一个战士警惕性不高，让“敌人”给打了伏击。“敌人”是谁？莫非今天的几件事，就是线索？比如小强手上的口子、以及刚才大娘和小强的对话……还有那个福儿。今晚她决心弄个明白。就算是给六把镰刀站岗吧，战士不也给武器站岗吗？

给武器站岗，对！这差不多是六个伙伴今天都在暗自酝酿的事。只是假设的“敌人”不同罢了。明雁有她的假设，五个伙伴也有假设，王凤不是说过，沉着的人最有嫌疑吗？并且都从心里埋怨自己放松了明雁每晚领活儿回来这个时机。每晚这时她们正在梦乡啊。今晚不同了，趁明雁刚才出去这功夫，她们已经“派出”了岗哨，岗哨就是明雁的近邻——王凤。

农村的夜晚，每当公社通往各大队的广播网关闭后，就成了一个安静世界。可是六个姑娘的小屋子里并不安静。最少有两个人的心脏和别人跳动的不一样。

外面，蚩蚩呀，蝈蝈呀还是不分早晚地叫，听惯了也就没有人再去注意了。可是明雁和王凤因为各自有任务的原因，却听得格外清楚。听着听着，不光是蚩蚩和蝈蝈的声音了，不知哪又响起了鸟叫。不，不是鸟叫，是鸽子：“咕咕，咕咕”，像是在窗外的大榆树上，又像是在西屋房顶上。

“咕咕，咕咕！”把东屋的门给叫开了。吱呀，接着，院子里就响起了脚步声。虽然很轻，可是因为院子里柴草多，还是能听出脚踩着柴禾的沙沙声。脚步声绕过猪圈，向西屋房檐梯子这里走来。然后朱大娘家这个饱经风吹日晒的梯子发出了几声抱怨，脚步声就溜上了房顶。

这当然是小强。

明雁想：要说这孩子真是个好孩子，学习好，劳动好，思想

好，老师表扬，老支书夸奖……。可就是有点儿太淘气，怪不得刚才让大娘着急，原来是深更半夜还上房逮鸽子。要是不小心从房顶上摔下来怎么办？明雁想着，眼睛睁的更大了。大大的眼睛盯着窗户，深夜的月光好像更亮了，大榆树的影子还在雪白的窗户纸上晃动。一片片树叶像是在嬉笑着，喧闹着，好像互相诉说一件什么秘密。

而王凤不然，她的任务单纯：闭眼装睡，监视明雁。所以她是不关心小强深更半夜上房，是逮鸽子还是掏鸟窝。她只是紧闭双眼，蜷曲着身子，脸朝明雁这边，故意给明雁看，看我睡得多死。明雁不管怎样翻身，她还是像个石头人一样稳当。

明雁看着，看着，眼前出现了一个怪现象：怎么一把镰刀飞上了窗户？那不真是一把镰刀吗？镰头朝上，镰柄朝下垂直着，并且通过窗户徐徐往上飞。明雁不由得一只手扶着炕席欠起身子，注意往外看。心想：也许是净想镰刀的事，做起了镰刀的梦？她脑子还没转过弯来，窗户上又飞起了第二把镰刀。像刚才一样，又是通过窗户徐徐往上飞。她这才沉不住气了，急忙推了推挨着她睡的王凤。谁知王凤不动。王凤猜这是明雁在行动前的信号，故意试探她呢。她两眼闭得更紧了。明雁想：王凤啊，就怪你白天太爱闹，怎么这么不识叫。急的狠狠打了她一拳。这时王凤才发觉情况不对，不得不睁开眼睛。她俩这一折腾，其他四个伙伴也都醒了。飞镰刀的事都已看在眼里。只是对于这个怪现象，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：镰刀怎么会长上翅膀？都飞到房上去呢？

这时房顶上传来一阵窃窃私语。一会儿六把镰刀又一把接一把地从房顶上飞下来，接着梯子发出几声格登格登的声音。一个人蹑手蹑脚地进了东屋。“都磨完啦？”这是大娘。声音充满着关切。虽然很轻，还是没躲过西屋姑娘们的耳朵。

这时明雁再也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了，她拉起王凤就往外走。比小强还轻地登着梯子上房了。

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小强和福儿的秘密自认为是神不知鬼不晓，但他们却粗心地把一块磨刀石丢在了房顶上。磨刀石旁边是一根拴着铁钩子的竹竿，还有半碗磨刀用的水。月光在里面跳跃着。

每天替大姐姐们磨镰，这是小强的主意。他愿意像雷锋叔叔那样不声不响地做好事。不愿在院子里大张旗鼓地干，就想到晚上在房顶上摆战场。他看到大姐姐们帮队里干了一天活太累了，怕到窗根底下拿镰时吵醒了她们。经过和福儿研究用竹竿把镰刀勾到房上去磨，于是才构成这个飞镰之计。开始奶奶不知真情，错认为他半夜掏鸟窝呢，后来明白了真相，高兴地直夸好孩子，并保证给他们保守秘密。

第二天，当这六把精光闪亮的镰刀又在稻田里出现时，也不知是六个姑娘越割越熟练的缘故，还是六把镰刀越磨越快，可真的像长了翅膀一样，飞到这头，飞到那头。三星没落开镰，不知不觉就迎来了东方的朝霞。回头看看，稻浪平了一大片。喘口气数数垄，每个人都和社员们割的差不多了。老队长走过来笑着说：“看这些闺女，才几天呀，快顶上咱队的壮劳力啦！”

太阳从东方露出了笑脸。给大姐姐们送早饭的又是小强和福儿。他俩一前一后，用棍子抬着盛着热米汤的罐子和装着甜枣饼子的竹篮，一碟老咸菜丝儿拌着香油。

当姑娘们都围过来吃饭时，明雁对小强说：

“强儿，来！”

“干么？”

“过去是先吃饭后讲故事，今天呀，是先讲故事后吃饭。”

小强和福儿一听讲故事，赶忙围了过来。